

华夏古典文学经典

〔明〕冯梦龙
〔清〕蔡元放

◎ 著 华夏出版社

东周列国志

下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蘇軾詩集卷之四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华夏古典文学经典

〔明〕冯梦龙
〔清〕蔡元放 著

华夏出版社

东周列国志

下



目 录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9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8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27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35
第 六 回	卫石碚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43
第 七 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51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59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65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71
第 十 一 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78
第 十 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86
第 十 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94
第 十 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101
第 十 五 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110
第 十 六 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116
第 十 七 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妨	123
第 十 八 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31
第 十 九 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39
第 二 十 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47
第 二 十 一 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56
第 二 十 二 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66
第 二 十 三 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74
第 二 十 四 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185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95
第二十六回	歌庖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205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213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221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228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236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244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251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260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269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278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286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295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305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313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322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331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340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348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356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364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殽谷封尸	373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380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389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398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406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416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425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433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441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450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460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469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犄养叔献艺	479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490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500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510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521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530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539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衎宁喜擅政	550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盂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559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会诸侯	568
第六十八回	贺虬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580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588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600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610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620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630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642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652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661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672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681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692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703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713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瞶子路结纓	723
第八十三回	诛非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735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746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馁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756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驸忌鼓琴取相	765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776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786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796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806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吟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816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825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834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843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854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	862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871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881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892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902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911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920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929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937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946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954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962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與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970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话说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复身来追卫侯，驰二十余里，方才赶著。公孙丁问其来意，尹公佗曰：“吾师庾公，与汝有师弟之恩。我乃庾公弟子，未尝受业，于子如路人耳。岂可徇私情于路人，而废公义于君父乎？”公孙丁曰：“汝曾学艺于庾公，可想庾公之艺从何而来？为人岂可忘本！快快回转，免伤和气。”尹公佗不听，将弓拽满，望公孙丁便射。公孙丁不慌不忙，将簪授与献公，候箭到时，用手一绰，轻轻接住。就将来箭搭上弓弦，回射尹公佗。尹公佗急躲避时，扑的一声，箭已贯其左臂。尹公佗负痛，弃弓而走。公孙丁再复一箭，结果了尹公性命。吓得随行军士，弃车逃窜。献公曰：“若非吾子神箭，寡人一命休矣。”公孙丁仍复执簪奔驰。又十余里，只见后面车声震动，飞也似起来。献公曰：“再有追兵，何以自脱？”正在慌急之际，后车看看相近，视之，乃同母之弟公子𨾏^①冒死赶来从驾。献公方才放心，遂做一路奔至齐国。齐灵公馆^②之于莱城。宋儒有诗谓献公不敬大臣，自取奔亡。诗曰：

① 𨾏(tuān, 音团)。

② 馆——使动用法，安排住宿。

尊如天地赫如神，何事人臣敢逐君？

自是君纲先缺陷，上梁不正下梁蹲。

孙林父既逐献公，遂与宁殖合谋迎公子剡为君，是为殇公。使人告难于晋。晋悼公问于中行偃曰：“卫人出^①一君复立一君，非正也。当何以处之？”偃对曰：“卫衍无道，诸侯莫不闻，今臣民自愿立剡，我勿与知可也。”悼公从之。齐灵公闻晋侯不付孙宁逐君之罪，乃叹曰：“晋侯之志惰矣！我不乘此时图伯，更待何时？”乃率师伐鲁北鄙，围郕，大惊而还。时周灵王之十四年也。

原来齐灵公初娶鲁女颜姬为夫人，无子，其媵馵^②姬，生子曰光，灵公先立为太子。又有嬖妾戎子，亦无子，其娣仲子生子曰牙，戎子抱牙以为己子，他姬生公子杵臼，无宠，戎子恃爱，要得立牙为太子，灵公许之。仲子谏曰：“光之立也久矣，又数会诸侯，今无故而废之，国人不服，后必有悔！”灵公曰：“废立在我，谁敢不服？”遂使太子光率兵守即墨。光去后，即传旨废之。更立牙为太子，使上卿高厚为太傅，寺人夙沙卫强而有智，以为少傅。鲁襄公闻齐太子光之废，遣使来请^③其罪。灵公不能答。反虑鲁国将来助光争国，所以与鲁为仇，首先加兵，欲以兵威胁鲁，然后杀光。此乃灵公无道之极也！鲁使人告急于晋，因悼公抱病，不能救鲁。

是冬，晋悼公薨，群臣奉世子彪即位，是为平公。鲁又使叔孙豹吊贺，且告齐患。荀偃曰：“俟来春当会诸侯，若齐不赴会，讨之未晚。”周灵王十五年，晋平公元年，大合诸侯于溴梁。齐灵公不至，使大夫高厚代。荀偃大怒，欲执高厚，高厚逃归。复兴师伐鲁北鄙，围防，杀守臣臧

① 出——废黜。

② 馵(zōng, 音宗)。

③ 请——质询。

坚。叔孙豹再至晋国求救。平公乃命大将中行偃合诸侯之兵，大举伐齐。中行偃点军方回，是夜得一梦，梦见黄衣使者，执一卷文书，来拘偃对证。偃随之行，至一大殿宇，上有王者冕旒端坐。使者命偃跪于丹墀之下。觐同跪者，乃是晋厉公、栾书、程滑、胥童、长鱼矫、三郤一班人众。偃心下暗暗惊异。闻胥童等与三郤争辩良久，不甚分明。须臾狱卒引去，止留厉公、栾书、中行偃、程滑四人。厉公诉被弑始末。栾书辩曰：“下手者，程滑也。”程滑曰：“主谋皆出书偃，滑不过奉命而已，安得独归罪于我？”殿上王者降旨曰：“此时栾书执政，宜坐首恶，五年之内，子孙绝灭。”厉公忿然曰：“此事亦由逆偃助力，安得无罪？”即起身抽戈击偃之首。梦中觉首坠于前，偃以手捧其首，跪而戴之，走出殿门，遇梗阳巫者灵皋，皋谓曰：“子首何歪也？”代为正之。觉痛极而醒，深以为异。次日入朝，果遇见灵皋于途，乃命之登车，将夜来所梦，细述一遍。灵皋曰：“冤家已至，不死何为？”偃问曰：“今欲有事东方，犹可及乎？”皋对曰：“东方恶气太重，伐之必克，主虽死，犹可及也。”偃曰：“能克齐，虽死可矣！”乃率师济河，会诸侯于鲁济之地。晋、宋、鲁、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共十二路车马，一同往齐国进发。齐灵公使上卿高厚辅太子牙守国，自率崔杼、庆封、析归父、殖绰、郭最、寺人夙沙卫等，引著大军，屯于平阴之城。城南有防，防有门，使析归父于防门之外，深掘壕堑，横广一里，选精兵把守，以遏敌师。寺人夙沙卫进曰：“十二国人心不一，乘其初至，当出奇击之。败其一军，则余军俱丧气矣。如不欲战，莫如择险要而守之，区区防门之堑，未可恃也。”齐灵公曰：“有此深堑，彼军安能飞渡耶？”

却说中行偃闻齐师掘堑而守，笑曰：“齐畏我矣！必不能战，当以计破之。”乃传令使鲁卫之兵，自须句取路，使邾莒之兵自城阳取路，俱由瑯琊而入。我等大兵，从平阴攻进，约定在临淄城下相会。四国领计去了。使司马张君臣，凡山泽险要之处，俱虚张旗帜，布满山谷，又束草为人，蒙以衣甲，立于空车之上，将断木缚于车辕，车行木动，扬尘蔽天，力士挽大旆引车，往来于山谷之间，以为疑兵。荀偃士句率宋郑之兵居

中,赵武韩起率上军,同滕薛之兵在右,魏绛栾盈率下军,同曹、杞、小邾之兵在左,分作三路,命车中各载木石,步卒每人携土一囊。行至防门,三路炮声相应,各将车中木石,抛于堑中,加以土囊数万,把壕堑顷刻填平,大刀阔斧,杀将进去。齐兵不能当抵,杀伤大半。析归父几为晋兵所获,仅以身免。逃入平阴城中,告诉灵公,言:“晋兵三路填堑而进,势大难敌。”灵公始有惧色,乃登巫山以望敌军。见到处山泽险要之地,都有旗帜飘扬,车马驰骤,大惊曰:“诸侯之师,何其众也!且暂避之。”问诸将:“谁人敢为后殿?”夙沙卫曰:“小臣愿引一军断后,力保主公无虞。”灵公大喜。忽有二将并出奏曰:“堂堂齐国,岂无一勇力之士?而使寺人殿其师,岂不为诸侯笑乎?臣二人情愿让夙沙卫先行。”二将者,乃殖绰郭最也,俱有万夫不当之勇。灵公曰:“将军为殿,寡人无后顾之忧矣。”夙沙卫见齐侯不用,羞惭满面而退,只得随齐侯先走。约行二十余里,至石门山,乃是险隘去处,两边俱是大石,只中间一条路径。夙沙卫怀恨殖绰最二人,欲败其功,候齐军过尽,将随行马三十余匹,杀之以塞其路,又将大车数乘,联络如城,横截山口。

再说殖绰最二将,领兵断后,缓缓而退。将及石门隘口,见死马纵横,又有大车拦截,不便驰驱,乃相顾曰:“此必夙沙卫衔恨于心,故意为此。”急教军士搬运死马,疏通路径。因前有车阻,逐一匹要退后抬出,搬于空处,不知费了多少工夫。军士虽多,其奈路隘,有力无用,背后尘头起处,晋骁将州绰一军早到。殖绰方欲回车迎敌。州绰一箭飞来,恰射中殖绰的左肩。郭最弯弓来救,殖绰摇手止之。州绰见殖绰如此光景,亦不动手。殖绰不慌不忙,拔箭而问曰:“来将何人?能射殖绰之肩,也算好汉了!愿通姓名。”对曰:“吾乃晋国名将州绰也。”殖绰曰:“小将非别,齐国名将殖绰的便是。将军岂不闻人语云:‘莫相谗,怕二绰?’我与将军以勇力齐名,好汉惜好汉,何忍自相戕贼乎?”州绰曰:“汝言虽当,但各为其主,不得不然。将军若肯束身归顺,小将力保将军不死。”殖绰曰:“得无相欺否?”州绰曰:“将军如不见信,请为立誓!若不能保全将军之命,愿与俱死。”殖绰曰:“郭最性命,今亦交付将军。”言

罢，二人双双就缚。随行士卒，尽皆投降。史臣有诗云：

绰最刼二虎臣，相逢狭路志难伸。

覆军擒将因私怨，辱国依然是寺人。

州绰将绰最二将解至中军献功，且称其骁勇可用。中行偃命暂囚于中军，候班师定夺。大军从平阴进发，所过城郭，并不攻掠，径抵临淄外郭之下。鲁、卫、邾、莒兵俱到。范鞅先攻雍门。雍门多芦荻，以火焚之。州绰焚申池之竹木。各军一齐俱火攻，将四郭尽行焚毁。直逼临淄城下，四面围住，喊声震地，矢及城楼。城中百姓慌乱。灵公十分恐惧，暗令左右驾车，欲开东门出走。高厚知之，疾忙上前，抽佩剑断其辔索，涕泣而谏曰：“诸军虽锐，然深入岂无后虞？不久将归矣。主公一去，都城不可守也。愿更留十日，如力竭势亏，走犹未晚。”灵公乃止。高厚督率军民，协力固守。

却说各兵围齐，至第六日，忽有郑国飞报来到，乃是大夫公孙舍之与公孙夏连名缄封，内中有机密至紧之事。郑简公发而视之，略云：

臣舍之，臣夏，奉命与子孔守国。不意子孔有谋叛之心，私自送款于楚，欲招引楚兵伐郑，已为内应。今楚兵已次鱼陵，旦夕将至。事在危急，幸^①星夜返旆，以救社稷！

郑简公大惧，即持书至晋军中，送与晋平公看了。平公召中行偃议之。偃对曰：“我兵不攻不战，竟走临淄，指望乘此锐气，一鼓而下。今齐守未亏，郑国又有楚警，若郑国有失，咎在于晋，不如且归，为救郑之计。此番虽不曾破齐，料齐侯已丧胆，不敢复侵犯鲁国矣。”平公是其言，乃解围而去。郑简公辞晋先归。

诸侯行至祝阿，平公以楚师为忧，与诸侯饮酒，不乐。师旷曰：“臣请以声卜之。”乃吹律歌《南风》，又歌《北风》。《北风》和平可听，《南风》声不扬，且多肃杀之声。旷奏曰：“《南风》不竞^②，其声近死，不惟无功，

① 幸——希望。

② 竞——强劲。

且将自祸。不出三日,当有好音至矣。”师旷字子野,乃晋国第一聪明之士。从幼好音乐,苦其不专,乃叹曰:“技之不精,由于多心;心之不一,由于多视。”乃以艾叶薰瞎其目,专意音乐。遂能察气候之盈虚,明阴阳之消长,天时人事,审验无差,风角鸟鸣,吉凶如见。为晋太师掌乐之官,平时为晋侯所深信,故行军必以相随。至是闻其言,乃驻军以待之,使人前途远探。未三日,探者同郑大夫公孙蚤来回报,言:“楚师已去。”晋平公诘问其详,公孙蚤对曰:“楚自子庚代子囊为令尹,欲报先世之仇,谋伐郑国。公子嘉阴与楚通,许楚兵到日,诈称迎敌,以兵出城相会。赖公孙舍之公孙夏二人,预知子嘉之谋,敛甲守城,严讥^①出入。子嘉不敢出会楚师。子庚涉颍水,不见内应消息,乃屯兵于鱼齿山下。值大雨雪,数日不止,营中水深尺余,军人皆择高阜^②处躲雨,寒甚,死者过半,士卒怨骂,子庚只得班师而回矣。寡君讨子嘉之罪,已行诛戮,恐烦军师,特遣下臣蚤连夜奔告。”平公大喜曰:“子野真圣于音者矣!”乃将楚伐郑无攻,遍告诸侯,各回本国。史臣有诗赞师旷云:

歌罢《南风》又《北风》,便知两国吉和凶。

音当精处通天地,师旷从来是瞽^③宗。

时周灵王十七年,冬十二月事也。比及晋师济河,已在十八年之春矣。

中行偃行至中途,忽然头上生一疡疽,痛不可忍,乃逗留于著雍之地。延至二月,其疡溃烂,目睛俱脱而死。坠首之梦,与梗阳巫者之言,至是俱验矣。殖绰郭最乘偃之变,破械^④而出,逃回齐国去了。范匄同偃之子吴,迎丧以归。晋侯使吴嗣为大夫,以范匄为中军元帅,以吴为副将,仍以荀为氏,称荀吴。

是年夏五月,齐灵公有疾,大夫崔杼与庆封商议,使人用温车,迎故

① 讥——稽查,察问。

② 阜——土山,丘陵。

③ 瞽(gǔ,音鼓)——乐官,多以瞽者,即目盲者为之。

④ 械——枷锁,镣铐一类刑具。

太子光于即墨。庆封率家甲，夜叩太傅高厚之门，高厚出迎，执而杀之。太子光同崔杼入宫，光杀戎子，又杀公子牙。灵公闻变大惊，呕血数升，登时气绝。光即位，是为庄公。寺人夙沙卫率其家属奔高唐，齐庄公使庆封率师追之，夙沙卫据高唐以叛。齐庄公亲引大军围而攻之，月余不下。高唐人工倭，有勇力，沙卫用之以守东门。工倭知沙卫不能成事，乃于城上射下羽书，书中约夜半于东北角伺候大军登城。庄公犹未准信。殖绰郭最请曰：“彼既相约，必有内应。小将二人愿往，当生擒奄狗，以雪石门山阻隘之恨！”庄公曰：“汝小心前往，寡人自来接应。”绰最引军至东北角，候至夜半，城上忽放长绳下来，约有数处。绰最各附绳而上，军士陆续登城。工倭引著殖绰，竟来拿夙沙卫。郭最便去砍开城门，放齐兵入城。城中大乱，互相杀伤，约有一个更次方定。齐庄公入城，工倭同殖绰绑缚夙沙卫解到。庄公大骂：“奄狗！寡人何负于汝，汝却辅少夺长？今公子牙何在！汝既为少傅，何不相辅于地下？”夙沙卫垂首无言。庄公命牵出斩之，以其肉为醢^①，遍赐从行诸臣。即用工倭守高唐，班师而退。

时晋上卿范匄，以前番围齐，未获取成，乃请于平公，复率大军侵齐。才济黄河，闻齐灵公凶信，乃曰：“齐新有丧，伐之不仁！”即时班师。早有人报知齐国。大夫晏婴进曰：“晋不伐我丧，施仁于我，我背之不义，不如请成，免两国干戈之苦。”那晏婴字平仲，身不满五尺，乃是齐国第一贤智之士。庄公亦以国家粗定，恐晋师复至，乃从婴之言，使人如晋谢罪，请盟。晋平公大合诸侯于澶渊，范匄为相，与齐庄公歃血为盟，结好而散。自此年余无事。

却说下军副将栾盈，乃栾黶之子。黶乃范匄之壻，匄女嫁黶，谓之栾祁。栾氏自栾宾、栾成、栾枝、栾盾、栾书、栾黶，至于栾盈，顶针七代卿相，贵盛无比。晋朝文武，半出其门，半属姻党。魏氏有魏舒，智氏有

① 醢——肉酱。

智起,中行氏有中行喜,羊舌氏有叔虎,籍氏有籍偃,箕氏有箕遗,皆与栾盈声势相倚,结为死党。更兼盈自少谦恭下士,散财结客,故死士^①多归之。如州绰、邢蒯、黄渊、箕遗,都是他部下骁将。更有力士督戎,力举千钧,手握二戟,刺无不中,是他随身心腹,寸步不离的。又有家臣辛俞州宾等,奔走效劳者不计其数。

栾黶死时,其夫人栾祁,才及四旬,不能守寡。因州宾屡次入府禀事,栾祁在屏后窥之,见其少俊,遂密遣侍儿道意,因与私通。栾祁尽将室中器币,赠与州宾。盈从晋侯伐齐,州宾公然宿于府中,不复避忌。盈归,闻知其事,尚碍母亲面皮,乃把他事,鞭治内外守门之吏,严稽家臣出入。栾祁一来老羞变怒,二则淫心难绝,三则恐其子害了州宾性命。因父范匄生辰,以拜寿为名,来至范府,乘间诉其父曰:“盈将为乱,奈何?”范匄询其详,栾祁曰:“盈尝言‘弑杀吾兄,吾父逐之,复纵之归国,不诛已幸,反加宠位。今父子专国,范氏日盛,栾氏将衰,吾宁死,与范氏誓不两立!’日夜与智起羊舌虎等,聚谋密室,欲尽去诸太夫,而立其私党。恐我泄其消息,严敕守门之吏,不许与外家相通。今日勉强来此,异日恐不得相见!吾以父子恩深,不敢不言。”时范鞅在旁,助之曰:“儿亦闻之,今果然矣。彼党羽至盛,不可不防也。”一子一女,声口相同,不由范匄不信。乃密奏于平公,请逐栾氏。

平公私问于大夫阳毕。阳毕素恶栾黶而睦于范氏,乃对曰:“栾书实弑厉公;黶世其凶德,以及于盈,百姓昵于栾氏久矣。若除栾氏,以明弑逆之罪,而立君之威,此国家数世之福也。”平公曰:“栾书援立先君,盈罪未著,除之无名,奈何?”阳毕对曰:“书之援立先君,以掩罪也。先君忘国仇而徇私德,君又纵之,滋害将大。若以盈恶未著,宜剪除其党,赦盈而遣之。彼若求逞,诛之有名;若逃死于他方,亦君之惠也。”平公以为然,召范匄入宫,共议其事。范匄曰:“盈未去而剪其党,是速^②之

① 死士——敢死之士。

② 速——招致。

为乱也。君不如使盈往筑著邑之城，盈去，其党无主，乃可图矣。”平公曰：“善。”乃遣栾盈往城著邑。盈临行，其党箕遗谏曰：“栾氏多怨，主所知也。赵氏以下宫之难怨栾氏，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范氏以范鞅之逐怨栾氏，智朔夭死，智盈尚少，而听于中行，程郑嬖于公，栾氏之势孤矣。城著非国之急事，何必使子？子盍辞之，以观君意之若何，而为之备。”栾盈曰：“君命，不可辞也。盈如有罪，其敢逃死？如其无罪，国人将怜我，孰能害之？”乃命督戎为御，出了绛州，望著邑而去。

盈去三日，平公御朝，谓诸大夫曰：“栾书昔有弑逆之罪，未正刑诛。今其子孙在朝，寡人耻之！将若之何？”诸大夫同声应曰：“宜逐之。”乃宣布栾书罪状，悬于国门，遣大夫阳毕，将兵往逐栾盈。其宗族在国中者，尽行逐出，收其栾邑。栾乐栾魴率其宗人，同州绰邢蒯，俱出了绛城，竟往奔栾盈去了。叔虎拉了箕遗黄渊随后出城，城门已闭，传闻将搜治栾氏之党，乃商议各聚家丁，欲乘夜为乱，斩东门而出。赵氏有门客章铿，居与叔虎家相邻，闻其谋，报知赵武。赵武转报范匄。匄使其子范鞅，率甲士三百，围叔虎之第。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话说箕遗正在叔虎家中，只等黄渊到来，夜半时候，一齐发作^①。却被范鞅领兵围住府第，外面家丁，不敢聚集，远远观望，亦多有散去者。叔虎乘梯向墙外问曰：“小将军引兵至此，何故？”范鞅曰：“汝平日党于^②栾盈，今又谋斩关出应，罪同叛逆，吾奉晋侯之命，特来取汝。”叔虎曰：“我并无此事，是何人所说？”范鞅即呼章鏖上前，使证之。叔虎力大，扳起一块墙石，望章鏖当头打去，打个正著，把顶门都打开了。范鞅大怒，教军士放火攻门。叔虎慌急了，向箕遗说：“我等宁可死里逃生，不可坐以待缚。”遂提戟当先，箕遗仗剑在后，发声喊，冒火杀出。范鞅在火光中，认得二人，教军士一齐放箭。此时火势熏灼，已难躲避，怎当得箭如飞蝗，二人纵有冲天本事，亦无用处，双双被箭射倒。军士将挠钩搭出，已自半死，绑缚车中。救灭了火。只听得车声辘辘，火炬烛天而至，乃是中军副将荀吴，率本部兵前来接应。中途正遇黄渊，亦被擒获。范荀合兵一处，将叔虎、箕遗、黄渊，解到中军元帅范匄处。

① 发作——开始行动。

② 党于——与……结党。